

李紅權 輯錄 點校

明季遼事文集叢刊

孫承宗集

下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

學苑出版社

明季遼事文集叢刊

孫承宗集

下

李紅權 輯錄 點校

孫承宗集卷三十二

前督師奏疏第九

海外捷音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海外之捷音可喜，師中之實計當詳，懇乞聖明酌發，以重邊防事。

該臣于正月初十日，接得援遼總兵官毛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，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，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，俱係真正壯夷，當陣生擒賊虜四名，除二名已死不解外，見解二名俱係真正東虜。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綢布銀兩有差，令中軍官集各將士于衙門外，三炮三爵，用彩亭送各員役于寓所。臣時在寧遠，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，特令各官解其首虜，經各賞夷部落，乃抵寧遠，不獨風厲邊人，抑亦見天下有殺賊之人，賊自有可滅之日，一時人心殊覺感動。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，飄泊于風濤波浪之中，力能結屬國，總難人，且屯且兵，以屢挫梟鯨。且其志必欲從臣之請，牽其尾，搗其巢，舉世人選懦觀望、惴惴于自守不能者，獨以爲可擒也。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，頓令縮項斂足者，愧死無地。臣讀其疏，輒爲東嚮再酌，隨寄金杯二、大紵二，以見臣慰勞之意。且臣近有諜于東賊，具述文龍有諜于賊，爲賊所發，而廣寧人鐵信，其諜主也，近亦逃來，述其事，則文龍之膽智無日不在賊

巢。然外搔之而不能深，則彼之堅自若；數肆之而不能入，則我之計且窮。是唯天兵相機四入，立可殄殲，而文龍所請餉需，尚未一有。夫邊人之相蒙也，上以實求之，下嘗以虛應之，況予之以虛著，責之以實效，力不能以虛爲實，而又何能以實應虛。即如文龍，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，乞餉則信其非虛而亦難。此等舉動，皆足以解天下之體，而無以鼓動英雄任事之心。蓋鶴突做事，亦有了期，而天下事終有不可言者。臣謂登萊防南岸，不防北岸，東江作虛應，不作實應，似密而疏，似省而費，如腠理有邪，按之不入，終不關痛癢，究竟疏且爲漏，費且不貲。伏乞皇上敕該部查照有功員役，照例升賞，其所請糧餉，酌爲給發，責令登萊撫臣綜核其事，無曰「功不必核其虛，餉不必問其實」，令孤懸異域之臣，捐身爲國，而大聲疾呼不爲應。臣可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天啓四年二月初一日，寧遠上。

初五日，奉聖旨：「覽卿奏海外解功獎賞慰勞等事，具見風勵將士、聯絡兵機深意。總兵官已賜敕褒賚，有功員役，照例升賞，所請兵餉，作速給發。仍着登萊巡撫官協助，綜稽聲援，相及功成，一體優叙。該部知道。」

乞賜罷免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愚臣過任，乞賜罷免，以省紛囂事。

臣本腐儒，誤承重任，惟各衙門應期給發錢糧，其于一應事體，自當獎率文武，相機圖成，至于一切同異之見，未關利害者，不敢一一較量，過爲饒舌。蓋疆事繁重，未遑他及，而臣以

大臣自當容納衆言，即諸臣時有異同，未必盡出私意。苟無害于封疆，敢不佩爲韋弦。乃若近議三鎮三道，其兵馬錢糧固昭然耳目，似不得概爲指摘。如謂三總兵官各領一萬二千金建師府，則馬世龍原未創建，曰：「賊平何用屋，賊不平何用屋。」左右兩部各分信地于山南海北，寧得無居。然尤世祿費止二千九百，尚有木植，王世欽多用五百餘金，建過將房旗鼓等衙門，未敢概加于世祿之外。至以兵移木移石，臣俱從病中嚴禁。黃明臣爲經略王在晉特題買馬，其解到馬匹，俱經關內道刪駁，每百匹不過一千三百有奇，大約每馬在十三兩以上，而運解稅銀各項之費在內。舊戶部以鹽引抵關門草價，至以二萬八千金之米豆，抵草價八萬金。如漫從戶部之議，則此外五萬二千之草價，誰爲賠償。此即餉司不敢擔承，而居間牟大利者，必欲其說之行，豈邊人苛求于商人。

臣初抵關，即汰去標下材官三十餘人，後又陸續汰去十餘人。及楊楫招到兵丁六百，除四百餘人照例充兵，其將材百餘人，稍簡其壯勇者三十人，予月餉三兩，隨總兵標下操習兵事，餘減其餉，略加于兵，以備一割之用。至于一鎮之兵則三千，一營一參將、一中軍、三千總、六把總，其本營原有之官，簡其可以備用者，量留承乏。其撫道標丁，合一營，以一將練之。本官用則應，不用則歸營，使本官無烏鼠之疑，而各衙門無標兵之害。即兵統于總兵，而總兵不用其兵，三總兵分管各部，而中部實統五部。其用將則撫鎮道，公議而撫爲主，其用中千把百，則協具其人于鎮，鎮轉道，而後及于臣及撫臣。此俱各鎮皆然，而非關城之總兵爲專。乃若寧遠邊城必不可不修，屯田必不可不舉，此非願棄遼東者可臆談也。獨班兵尚急關城，未敢頓請。凡此數事，盡臣所批行，不但無專于撫臣，更無專于鎮道，中實未敢爲錯，即其錯也，尚不當問及鎮道，而況問及撫臣。

自念臣苦矣。臣後先所與共事，豈不顧同心戮力，共圖籌策，而無奈時地相違，材俱各异；或有如貧家子弟，欲釀家人之產，以圖生息，而不願嗷嗷者饑欲死；或有如會稽之室，不安其

家，他適既決，舉目不遜，即百計挽留之不可。然而邊臣亦苦矣。鎮不當一裨，道不當一倅，居同拮据，出同馳騫，臣與同之，臣與知之。諸臣聞長衣大袖之雍容，未見短褐短後之結體也；聞大酒肥肉之飲啖，未見野宿風餐之約腹也。倘謂富擬王侯，貪如狼鼠，則臣之抵關二年矣，紫塞之風霜，當加于丹庭之日月，金戈之倉攘，尤愈于車騎之容都。今天下推何以不來，來何以乞去，豈人盡妮妮廉謹，避王侯之富，羞狼鼠之貪，而不屑耶？推而不來，是謂避徵；來而乞去，是謂脫伍；推而無可推，來而無可來，是謂無兵。然則爵祿之賢豪，與呼庚之甲士，名法之簪紳，與弄戟之悍卒，正未可易口而論也。目今撫臣以憂當去矣，廣寧道以効當去矣。若臣之愚，無論關門不可守，當罷，邊城不可修，當罷，兵馬錢糧無一不叢脞，當罷，即以撫鎮道無一人可稱邊材，而當于用，則臣之罪更深。

伏乞皇上毅然乾斷，立罷庸愚之臣，以息不便其留，不欲其去之紛囂。仍敕兵部，凡事在關門者，以薊撫同言官查核，事在宣鎮者，以宣撫同言官查核。至鹽引一事，敕戶部明白具奏，早爲歸結。乃若寧遠邊城，奉有明旨，特以班兵方急，未敢遽請。或另擇雄才大略之鎮道，次第爲指。至于三鎮三道之賢而可用，不肖而可黜可問，姑未敢言也。臣可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天啓四年二月十三日，寧遠上。

十八日，奉聖旨：「朕以東事付卿主持，中外條議異同，卿每自行參酌，不與剖析，深得大體。覽奏，事情甚明，朕已悉知，不必介意。鎮道各官卿，還獎率展布，勿令疑阻委任，更置一以聽卿酌量。在內各官，聞見不真，不得揣度指陳，致多疑議。該部知道。」

任事之臣當念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任事之臣當念，風聞之議堪虞，懇乞聖明罷免庸臣，以安人心事。

該臣以天啓二年抵關門，滿城奔潰之衆，無可爲語，獨一趙率教率二十餘人拮据前屯，內則孫諫尚能行臣之意，及馬世龍來，分立五部三十營，雅有條次。是歲，臣伏病，而邊事不壞，則世龍與袁崇煥夾持，舊撫爲之力。次年，劉詔來，與崇煥交相呼應，而世龍實爲之頡頏。即兩道臣昂藏不下，而每服世龍可爲大臣。其後尤世祿、王世欽相繼來，而徵調兵馬亦以抵關，一時邊人頓有生色，蓋備嘗舊日之頑鈍而快新旌也。世龍仰承皇上予以劍章，故兩部受其節制，至金穀刑名、軍需器仗，各有司存，而總兵不得問。然一時謂臣重世龍，故竿牘不得通于臣，而以通世龍。若謂世龍力能得之，臣不知一事□□□□……而張鳳翼在其提索，借孫諫、李秉誠爲羽翼，而又以錦衣萬邦孚在中，時爲含沙，時爲拭穢，而御史爲之入手。故兩鎮之人心，強項者受禍，低眉者得名。督臣象乾之博大，侍郎李瑾之謹飭，原不爲群小所借，而群小借之。近者督臣聞憂，侍郎去，兼萬有孚參，而群小之勢頓減。是以撫臣四顧傍皇，不覺無所依，而借御史以求自裁。臣嘗概論諸臣如王在晉、閻鳴泰，志尚欲有爲，而時或未及展，且推而卽來，來而未嘗求脫。此皆君子之徒。即熊廷弼躑躑有略，王化貞懃懃在衷，倘馭得其道，皆可爲。蓋聖駕之馬在御，跼蹐之才必操，乃若材鄙而怯，識暗而狡，工于投時，巧于避患，曾不知天下有忠誼之肝腸。當其欲投善地，誤入危疆，歷任既久，不展一籌，而徒借手以攬天下之是非。此廷弼輩所唾，而在晉等所羞，然而幸且去矣。本官既得避其怯，而不任之苦，而國家亦得去一選懦觀望之臣。至于群小中，奸貪盜逋，姑不深言，令其解組，以全大臣之體。蓋抱忠義之

心者，明知天下有巧宦，不忍言，而工于避難者，反謂天下不復有忠義之人，而可語言簸弄，以行其不便于留、不欲其去之計。

伏乞皇上俯聽臣言，立爲分割，無以臣庸遺累諸任事之臣，亟爲罷免，更敕鎮道一心齊力，共圖戰守，于諸臣之言，有當者，用以爲法，其未盡當者，勿令互相驚猜，而不盡其力。蓋智巧以虛彈脫身，庸懦以避事爲福。方今一聞言，而闔鎮閉門，臣滋懼矣。臣可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天啓四年二月十八日，寧遠上。

二十三日，奉聖旨：「關門鎮道各官，知卿自有甄別，覽奏甚明。朕知道了。邊情正急，在事各官，都着安心盡力，不得因言推諉。卿忠誠擔荷，朕所鑒知。浮言不必介意，本內主盟簸弄含沙及受其短長提索各官，俱有指名，當有實迹可據，着該部院從公參看了來說。」

乞發帑金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經費既乏，軍需至急，懇乞聖明立發帑金，以濟急需事。

該臣計戰守之法，唯是水陸兼防，舟車并用；而當陣破胡馬之衝突，唯是銃炮輪番、馬步更迭。自非舟車各備，無以成奇正之分合；自非精練車營、繕完器具，無以憑藉銃炮，而妙分合奇正之用。臣原題召募沙唬二百船，以議論未一，祇得暫行停止。今查游御史唬船及新造遼船，稍給偵探之用，再查海口、覺華各沙船，損壞不堪，勢不得不急行召募。已于本月十三日，從寧遠遣贊畫茅元儀同都司趙光遠前往南直召募，不繇驛遞，不動地方錢糧，止據情願，應募民船，照例催募。其耆民船工等，每船可十餘人，止屬本船長年三老隨便置。此中所少器具，

并不召募兵丁。臣仍行撫按量爲防護，不致紛紜。誠恐一時互相驚猜，又以爲調船調兵，議論橫生，使任事者縮足廢事。臣年前合馬步官兵立十車營，鎮臣馬世龍先就見在車輛及器甲銃炮，及時訓練，確有可用。其未備車馬器具，應須及時製辦者，謹合文武大吏計算，可費二十餘萬金。見今關庫如洗，給發無措，近東那西湊，止得四萬餘金，以急募沙船，此外遂無可給發者。臣念關東兵民可十六萬，勢不能驅逐關西，而遼兵不足，則西兵不罷，車器不完，則兵勢不張。蓋器具備，而時未起，決不敢輕于圖成；倘時可乘，而器具不備，祇坐嘆于失措。伏乞皇上念邊機至重，軍需至急，立發帑金三十萬，以湊成十大車營，則一鎮之兵威立振，三軍之神氣自張，庶戰守有裨，恢復永賴矣。臣可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天啓四年二月十八日，寧遠上。

二十三日，奉聖旨：「舟車戰守，必資置辦，宜預。覽卿奏，知兵船已行召募，車營器具急需銀兩。內帑嚮來匱乏，念卿所請，多方括湊，發銀十萬餘，着戶工二部設法措處，作速解用。」

慎推督撫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慎推督撫，以合事任，以重責成事。

該臣奏薊遼總督及薊遼兩撫疏意，原自分明，惟要薊撫有才有權，盡心做薊鎮事，遼撫有才有權，盡心做遼東事，再得登撫有才有權，盡心做金、復、海、蓋事。如此，則三撫臣自可勾當三鎮大事。其中祇用一人聯合三鎮，以主斷受成，不過徵發行文書，三鎮有關係，如議守、議款、議恢復，須此人主張。至于修築兵屯等，不必下行有司之事，以侵撫院之權。如撫鎮所

行未當，便可參奏，祇可以一人作主張，便覺體統嚴明，責任專一。祖宗立法，原是如此，令諸臣祇說地方重大，不可無總督，不說地方做事全在撫臣，得三個好撫臣，加之以權，竭力率鎮道，以防，以款，以恢復，總督不過坐鎮于中耳，不拘何人，祇稍有膽識可爲也。惟祇用一人，故督師可去。緣皇上不欲去臣，故臣以爲暫停總督。臣，閣臣也，此一事做得完，當去，做不完，當去，豈有裁總督之理。且首輔、次輔俱移臣書，言諸臣仍要推總督。臣以一人之見，抗天下之議，何當天下之耽耽。惟願皇上慎推一總督，兼總薊遼款防，推三鎮巡撫，盡力三鎮。臣得巡行各鎮，以佐末議，入覲天顏，以達廟謨，無使臣以閣臣下行有司之事，而安坐無爲者，笑其未工，仍自名爲贅。不然，維繫愚臣于此，而一柄三操，三柄一操，以拗手之人，驅使十五六萬兵民于關內，而縮項埤堦，此必不可從之議。而其人却爲時局共推，不論邊事，祇論人情，力能攪亂是非。即廟堂之上，久而明知其人無爲，却自相遮護，聽邊事之自壞。臣不敢爲身計也。願□□□……

申飭邊防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欽承聖諭，申飭邊防，以仰慰聖懷事。

該臣準兵部咨，于天啓四年二月二十四日，該司禮監太監王體乾，于會極門傳出聖諭：「朕見連日以來，風霾屢作，日光晝晦，塵沙蔽天，雨澤未降，深用兢惕。因思東事未平，春防正急，天象示儆，邊情可虞。兵部便馬上差人，傳與督師輔臣、鎮、巡等官，督率沿邊道將，都要十分警備，整練兵馬，一應防禦事宜，倍加愷慎，文武將吏，戮力同心，固圉恢疆，務期奏

績。朕居深宮，朝夕修省。內外大小臣工，各宜仰體朕心，務純忠爲國，不得挾私廢公，恪修職業，共圖消弭，挽回天意，舒朕鬱懷。各衙門一體遵行。特諭。欽此。」

臣謹痛自飭厲，督率道將，整練兵馬，務期固圉恢疆，以求仰舒聖懷。隨于三月初二日，從寧遠抵關，歷問邊城事體，俱言二月間連朝春雪，未有風霾，而守土之吏各報，三十日巳時申時地震，與京師相同。伏念臣迂拙散材，庸愚末品，忝列孤卿，既不能以燮調，善承天意，謬當邊徼，又不能以撻伐，仰副聖心。竊念皇上鬱懷，唯是固圉恢疆之績未奏，而所爲共圖底績，唯文武將吏是憑。乃其害在挾私廢公，其要在同心戮力，其任大責重，微臣之一身，臣竊自省矣。內則五部三十營之將卒，日練而虞其未精；外則五城十六萬之兵民，日輯而虞其未叙；西則八部三十六家之旃毳，日拊款而不能遽調；東則兩河二十五衛之封疆，日規恢而不能遽問；百計同仇，番成自用，一籌未展，已見輕敵。蓋痴膽可齊生死，而庸愚未諳韜鈴，苦心可質神明，而迂癖未孚明類。公私敢不深辨，而識地嘗疏，未能究竟生平之職業；心力敢不殫竭，而精誠不貫，未能驅策天下之賢豪，以致天意未回，聖懷日鬱。臣恭奉天綸，腐心自咎，未嘗不低徊欲死也。因念邊防雖重，得人尚可爲；材力既綿，蚤退自當無患。蓋臣之雅負肝腸，不獨臣信之，天下間或信之，而實無益于疆場；臣之質受庸愚，不獨天下信之，臣更自信之，而或未盡徹于天聽。故上天垂象，大地震搖，明以見皇上誤信微臣，如日光普照萬方，而塵沙偶蔽之也。但念臣付托未效，既不能仰釋東顧之憂，乃聖念方殷，又何敢頓起西歸之念。謹當獎率三軍，共圖警備，姑不敢力求罷斥。

伏望皇上寬釋聖懷，以仰承天心仁愛，凡百邊方大計，容臣次第殫圖，其于內練精卒，外戢流冗，東修戰守，西計款防，要以佩諸臣之嘉謨，殫微臣之力量，以合文武豪杰之籌策。機未起，決不敢輕發；機既成，決不敢失措。蓋我之兵心似振，日鼓之而無令或竭；賊之殘暴已深，屢探之而日悉其稔。卧薪嘗膽，敢忘三敗之羞；雪耻除凶，誓復兩河之舊。此臣之心也，

諸道將之心也。若夫風霾息而普天同照，塵沙靖而大地咸寧，其無以臣之肝膽，誤任臣之庸愚也。終願皇上爲社稷計矣。臣可任惶悚屏營之至。

天啓四年三月初七日，山海關上。

十一日，奉聖旨：「卿身任安攘，心懷忠愛。軍國大計，賴以主持。覽奏，獎率將吏，共飭邊防，具見體朕警戒，用慰東顧之憂。朕知道了。卿行邊關外，拮据倍勞，還望珍重起居，付朕倚眷。該部知道。」

乞察民心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奸細之搜防當密，流慵之惶惑堪憐，懇乞聖明詳察民心，以弭邊釁事。

該臣于視部時，曾見捕獲奸細，紛然見告，而左袒經略者，捕皆巡撫之人，左袒巡撫者，捕皆經略之人。此豈奸細分曹而應，抑豈游微擇人而捕，罔不招辭獄，要口口爲真，甚至暗啞之孤兒，立殺受賞，賣刀之殘卒，以給相獲。即如近日刑部咨稱，臣傳趙將要殺王喇嘛，奸細董成俊從邏城密透，王喇嘛逃走。見今王喇嘛日在關城，原爲尚書張經世從宣鎮招來，而督臣用之款讐。每見臣時有賞慰，何曾要殺，何曾在逃。大約反側之窺伺，豈盡無因，而番快之捶楚，何求不得。臣微聞東省有陷虜者之親戚，極欲招爲繫屬，可借爲間，更可因間用間。誠知賊中陷溺者，窘辱已極；又見跳身歸來者，流離更甚；至其携有家口，栖頓歲時，方且中懷猶豫，乃更迫以慘殺死，豈擇音鋌或走險。誠念陷身于外者，未必盡是甘心，而脫身于中者，豈其願爲惡黨，無奈衣冠大列，尚以苟全，豈韎韐庸流，盡責忼慨。況東省之瘡痍未定，或借生

心；遼西之栖泊甫安，時未驚骨。而大姓豪族，流落中原，日繞三匝之樹，人搖未復之魂，垂橐而往，靡室靡家，既苦奇窮，携貲而居，相親相傍，動遭奇禍。寧惟中土狡豪居奇踪迹，抑且同來流冗相告要挾。蓋作客他鄉，舉目有山河之異；遄歸西劫，投足皆豺虎之叢。臣抵關，即嚴海禁，于津、登嚴越冒，于山海病行，瀕海郡邑不許私賣硝磺下海。嚮來自備資本，借官批上納者，概行嚴禁。以故陳天叙不得行于天津，何學立不得竟其奸計，祖邦勝立梟斬于冒渡。蓋法嚴于防，而未敢概苛于搜索。且自楊朝文通蓋州，而陷溺之民心日動；自劉興祚通歸牘，而殘暴之賊殺日繁。我方開一面之網，借賊之殺機，以散其不附之心，豈更密羅織之條，失我之寬政，以斷歸來之路。誠恐逃難中原者，尚以爲叛卒之瓜葛，而誅將陷身異域者，無復念漢官之威儀而動。人知張元昊之入賊可防也，不知野利天都之遭殺亦有機也。臣敢謂已誅者爲枉，而謂法當慎其將來；臣敢謂立防者可疏，而謂刑無濫于無辜。目今關外十六萬兵民，一聞訛言，驚奔不定。臣與諸臣仰宣德威，日在約束，日在拊摩，遂且怡然以輯。

伏乞皇上酌察人心，敕所司調劑寬嚴，無以遼民之在苦而疏于防，無以遼民之可疑而苛于誅。庶邊臣仰借天恩之浩蕩，以安集化離；俯乘困迫之仇讎，以殄殲醜虜。臣可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寧遠上。

二十六日，奉聖旨：「覽卿奏，撫輯遼民，譏防奸細，自是弭釁安邊至計。便着通行，申飭地方各官，務先鎮定人心，毋得疏防苛索、生事邀功。該部知道。」

恭問聖體萬安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恭問聖體萬安事。該臣接邸報，見文書房傳出：「聖體偶爾違和，宜加調攝，其經筵、日講、御門，俱應暫免，于三月十五日後舉行。欽此。」又見同官葉向高等恭問萬安，蒙聖旨：「覽卿等奏，寬慰朕懷，具見竭誠忠愛。朕知道了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」

臣竊念我皇上聖齡鼎茂，聖體冲和，年來勤政講學，寒暑無間。蓋恢宏遠略，加以嚴翼小心，偶感風寒，旋適平泰。但臣遠役邊城，無能仰依日月之末光以快睹。伏念我皇上身任祖宗大業，道承堯舜真傳，政已勤，愈益加勤，學已講，愈益出講，便覺福德綿延，精神完固。臣觀自古聖明保身保民，惟是出入起居必欽，前後左右必謹。臣在講筵，曾反復開陳「欽明」之義。伏惟皇上身體力行，自是調攝大道。臣可任瞻仰依戀之至。

天啓四年三月初四日，山海關上。

初九日，奉聖旨：「覽卿奏，問安具見忠愛。朕知道了。」

懇乞罷免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衰病已深，技能已盡，懇乞天恩罷免，以重邊防事。

該臣以天啓二年六月閱關，以八月請督師，自擬以終歲即還，及歲終蒙旨，候春防，又蒙

旨，以邊事稍有次第，容臣即還。今爲天啓四年，臣于役關城已二年餘矣。臣初抵關，自分無復生理，不圖仰倚天威，狂狡猖伏未起，臣得借文武諸臣之力，枯守危邊，徼焉無大差錯者二年。自念支離之骨，齒與勞積。自抵關以來，無歲不病，無月不病。去年之秋，今年之春，聲息緊急，人情洶洶，祇得扶病詣寧遠，以定中外人心。今年正月，邊地春寒，寢食未妥，既苦馳驅，兼愁糧料，如孤孽犢人，漂泊荒遠，而同室交謫。緣是心神俱疲，皮骨盡銷，背僂而衣爲長，貌瘦而冠爲闊。比到關門，而東虜之驚傳未定，西虜之要挾日新，一時督撫未到，鎮道杜門，臣既不敢言病，而以章句之材，學軍旅之事，技窮而事更難，力枯而備未具，日竭其思以提掇將吏，又日以將吏之事提掇其心。緣是脾氣盡銷，飲食不化，每一暈輒不省人事者移時，而左股瘡挂，不便屈伸。念邊事則不敢惜身，而念身之有妨邊事，則又曷敢誤邊事于病。目今氣息既微，日伏床蓐，并日而食一盂，噫冷吞酸，尚復移日。年來臣所求于將吏者，簡練校閱，將吏一一應臣；而將吏所求于臣者，錢糧工料，臣曾不能一一應將吏。仰求之皇上，既苦內帑之未饒；旁求之所司，又苦閭閻之若掃。留心邊事者，憐以爲窮，擲掄迂腐者，指以爲費；即素諳輶鈴，而強有力者，亦將瘁敝爲患。而況簿書未諳，齒力既衰，氣意徒揚，精神已憊，事至頓忘其端，語出不憶其故，即雅抱死敵之志，而不能不驚骨自憐也。

伏乞皇上憐臣奔走已逾二年，歷防已過四序，課職便可褫奪，憐病或容放歸。當二月間，風霾地震，春防正急，臣未敢以衰病仰瀆天聽。目今夏月已深，東西稍靖，一時督撫俱新，而臣之病更沈重不可起。惟望聖明爲邊方大計，以放病臣而已。臣可任懇切待命之至。

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二日，山海關上。

二十六日，奉聖旨：「卿以輔臣行邊，閱歷二年，勞苦萬倍，朕所日夜深念。封疆大計，倚賴方殷，還望暫留，以俟召用。錢糧工料，着作速給發，毋誤急需。該部知道。」

再懇放免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臣病已極，再懇天恩立賜放免事。

該臣以衰病乞骸，荷蒙聖旨：「卿以輔臣行邊，閱歷二年，勞苦萬倍，朕所日夜深念。封疆大計，倚賴方殷，還望暫留，以俟召用。錢糧工料，着作速給發，毋誤急需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」臣謹扶掖望闕叩頭，仰感聖心憂勞大計，倘得錢糧工料作速給發，是封疆之福也。目今一時督撫公忠直諒，洞悉邊情，一抵關而文武欣欣相告，若恨相見之晚。當此時，臣即康疆無恙，自可抽身。況臣負責質原自凋殘，負材原自翦薄，自臣入政府、視樞政而病，自臣抵關以來，而病日益深。蓋時艱事重，足以病人，意遠材疏，足以自病。年來馳騁此地者，即強健精銳，無一不病。然以其強健精銳，即病易痊，獨臣以章句之學，當衰殘之年，抗顏戎馬，故病不離身，痊可無日。當臣拜疏，先一日方考察標下材官，雖力覺頓，尚勉赴廳事，而昏暈如木偶者移時，人吏惶駭，扶掖而入。數日來，右手不上，兩脛欲大于股，而喉舌痠痛，不能飲食，胸膈填塞，不思飲食。經歷程崙每勸臣省心氣，省奔馳，輒至泣下，而臣不能用。蓋驚于意所願到，則眼爲枯，斃于力所不及，則腸爲冷，思多脾傷，食少氣竭。當此時，自念胸中有一毫學問，體中有一毫力量，決不敢重自愛惜，不爲皇上馳騁于封疆，而妄需召用。臣之材盡矣，力竭矣，真病真苦。伏望皇上爲社稷遠計，放歸田里，即孤臣之溘死流亡，不足憐惜，而今天下英猷壯略，濟濟盈盈，何至以病腐塞責，且沾壁枯蝸，無益疆場，即臣同官，必不□□□……

舉賢自代疏

少傅兼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、督理軍務臣孫承宗謹奏，爲病苦已極，舉賢自代，懇乞聖明憐察，以重邊防事。

臣念人臣任事，視其力量何如：力有可爲，而避寒怕熱，固屬奸巧；力不可爲，而貪位戀名，亦屬庸愚。嚮來臣當緊急之時，自請自任，不假催迫。即近春秋出防寧遠，外之同事留臣于出，內之當事呼臣以入，亦知臣非有趨避利害之心。獨以病勢沈重，心神瘁竭，每一計議，輒昏暈如死。此豈可喪心蒙面，略不知檢，以久冒重任。國家制馭臣民，唯情與法，假如不病稱病，當做不做，法當拿問，立置誅譴，以爲推諉之誡。又如真病真衰，不獨爲社稷大計，自不當以病廢之人濫冒邊疆，即出入勞役，亦當恤其狗馬之私，無令其溘死流亡于道路。臣此時病苦已極，皇上忍不憐念，必以爲督師當用，代臣無其人。既以未學軍旅，致有沈痾，又何敢冒舉軍旅未熟者，徒以脫臣。比見兵部尚書趙彥，剿殺有東省之功，撫款有西邊之效，且屯田有已試之方，而力能省兵省餉。至其深識遠見，既可以成功入主幄籌，便可以幄籌出奏成功。況關城係天下安危，殊可概中樞之事，而百聞不如一見。以彥之練達，躬親閱歷，則可可否否，臣所爲歷年不敢自信者。得彥以裁決，即彥亦借此行，以益練其識，而不至同衆人爲隄。且身與此地同安危者，必不忍以天下之安危，徇衆人之耳目，又何忍視邊事爲邊人之事，而遠其人，遂遠其事。況王象乾、張鶴鳴俱以尚書行邊，即臣亦以攝兵部出請督師。如謂樞部不可無人，則于閣臣量遣一人，兼攝其事。如以臣署部之故事，放臣稍得回籍調理，倘半年之內尚未遽填溝壑，則臣仍當再效馳驅以代彥。

臣觀宋討元昊，亦有韓琦、范仲淹、龐籍諸名臣更迭互用，自相薦舉。以今事體，即臣不